

## 阿太的红烧肉

食堂阿姨烧了红烧肉, 色泽 鲜亮,红油浮于表面,诱人食 欲。这让我想起了阿太。阿太是 方言,宁波话里曾祖母的意思。 她在我大学毕业前的冬天去世。 近年来,每次想起有关阿太的事 总会发现记忆逐渐模糊, 所以我 决定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健康的阿太 是在刚上大一的时候,正值暑 假,我盘算着如何度过无聊的下 午。父亲提了一嘴:"你最近不是 在练自行车吗?那就骑自行车去 乡下看望阿太吧。"

半小时后,我骑着自行车抵 达了阿太家。我把"骑车抵达" 阿太家当作任务,而不是把骑车 "抵达阿太家"当作任务。因此我 在下午四点从家里出发,四点半 到阿太家。原计划打个招呼就 走,毕竟五点钟家里就要开饭 父母还在家里等着我。

阿太的房子在一条小弄堂 里,从我有记忆以来她一直住在 这。门从来不锁,她说怕我和父 亲来了以后进不了家门。推开破 旧的门扉, 我闻到了饭菜的香 味。我大喊"阿太", 然后径直走 进后厨。阿太正在吃饭, 她缓缓 地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我。她喊 着我的小名,问我要不要一起吃

我解释了过来的原因,并不 打算在这里吃饭。阿太有意无意 地避开了我的解释, 硬是给我盛 了一碗米饭。我心里的第一想法 是失策了,没想到老人家吃晚饭 的时间这么早。如果在这个瞬间 拒绝阿太的米饭,那未免也太不 近人情了。我坐下接过碗筷,和 阿太一起吃饭。我心想老年人的 生活真是无聊,吃饭早,睡觉也

桌上的菜大多已不记得, 唯 有桌子中间的红烧肉让我记忆至 今。那是我见过卖相最差的红烧 肉,整个碗里全是油,肉是皱巴 巴的。我不爱吃肥肉,好不容易 从整碗棕褐色的油里捞了一块瘦 肉出来。我把肉放在空中沥干, 等不再往下滴油后才放进嘴里。 咬了一口,口感很柴很柴,怎么 咬都咬不开。我没有吃过这么难 吃的红烧肉,但我懂做人的礼 仪,就着一口饭直接咽了下去。

阿太还是像以前一样笑着看 我吃饭,她告诉我,这碗红烧肉 已经热了五次了。这是三天前的 早上买的肉,之后每餐都在吃这 碗菜, 所以肉才会又油又柴。

我也懂其中的原因, 阿太的 右手因为做农活在前几年折了 之后连提热水瓶都费劲。如果每 餐都要重新做菜,那对阿太是种 折磨。饭也是,有一股淡淡的馊 味,一定也是前几天煮的。

阿太问我父亲怎么没来,我 解释他在家里做菜,我是临时起 意才过来的。

"早知道你要来,我就多烧几 个菜了。"阿太说。

因为父亲给阿太装了个电话

机, 所以每次我们过来之前都会 电话"预约"。

父亲和我说阿太每天无聊时 便会守在电话机前, 生怕错过我 们的电话。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 没给阿太打电话,她甚至以为电 话机坏了, 让村里的师傅来修。 听到这种故事我哭笑不得,心里 的想法是"至于吗"

我的初高中都在寄宿制学校 里度过,因此只有周末才回家。 父亲给我的任务是每周打一次电 话给乡下的阿太, 如果我没做 到,他就不会给我好脸色看。我 也不是不愿意给阿太打电话,实 在是没有话题聊。和阿太的通话 时间从没超过一分钟,来来去去 就是那么几句。

"晚饭吃了没?" "在看电视了。" "早点休息,阿太。" "囡囡好好学习。"

于是我偶尔会故意忘记给阿 太打电话,直到父亲提醒,我才 会不情愿地打过去。阿太比现在 用手机的人还厉害, 打她电话永 远是秒接。我那时候不解,就这 么几句家常的对话,在每次互道 晚安后,阿太那边会传来轻微的

阿太见我快吃完了, 打算再 给我盛一碗。我连忙以吃饱了为 由阻止她起身。因为我确信如果 不阻止,阿太能把整锅馊饭给我 吃。晚饭期间我们没什么沟通, 我分享大学里的事,阿太只会点 点头,我就不想说了。阿太说来 说去就是那些话,一些唠叨、一 些祝福, 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我等到阿太吃完饭才起身告 别,打开自行车的脚刹准备走 时,看见阿太颤颤巍巍地走到门 外,大脑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让 我抱一下阿太,我愣了一下,还 是遵循了内心。于是我又把自行 车停好向阿太走去。

靠近阿太,我意识到,自己 真的很少正面直视阿太了。我发 现阿太比我矮了将近两个头,我 对阿太说:"阿太抱抱,我走 了。"我蹲下来,用双手环绕阿太 瘦弱的肩膀,抱了一下她。抱的 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她很轻, 思绪一下子往前翻了十几年,以 前的阿太是可以把我抱起来的。

刚才的天还是亮的,突然就 黑了下来。我仅仅在阿太家待了 十几分钟,但感觉很漫长,我真 的该走了。我不敢看阿太的脸, 因为我知道她又哭了。我骑车回 家,心里并没有什么感触,因为 我和父亲经常去乡下探望阿太, 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没想到,大 学开学不久, 我便从父亲的微信 消息得知,阿太的右手完全废 了,并且浑身使不上力,住到养 老院去了。

之后每逢寒暑假,父亲都会 见到阿太,她侧躺在床上,连翻 身都困难。边上的护工总和我们 说她有多难照料,父亲还要向护

之后,阿太几乎已经不能说 话了,我们必须俯身到阿太耳边 才能听到一些支支吾吾的声音。 因此我们只能单方面沟通, 我分 享最近的生活,不知道阿太有没 有听进去。父亲也只会单纯地重 复"没事的,好好待着,一切放

即将分别的时候, 我从阿太 脸上看见一抹难得的微笑,这仿 佛已经耗尽了她浑身的力气。虽 然不愿意承认,但我们都意识到

大四的冬天, 我接到父亲的 电话。我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因 为每次父亲给我打电话都是关于 阿太的坏消息。有一次是阿太洗 澡时摔倒了,有一次是阿太睡觉 时从床上掉了下去。该来的终究 会来,这次是关于阿太去世的消

其实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九 十多岁的垂危老人去世并不是什 么大事,反而是生者的解脱。那 天夜里做梦,我想起了第一次见 到阿太时的情景。

了,上小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 是在阿太家过的。父母都是职 工,暑假没时间照顾我,便把我 托付给乡下的阿太和阿公。那时 候阿公还在,他经常严厉地批评 我,怪我浪费厕所的纸、怪我 挑食、怪我把自己弄脏。阿太 总会出现,把我拉到身后,保

早上起床,我不想吃隔夜的 菜做成的泡饭。阿太便会陪我去 村子里的集市吃早饭,给我点一 碗豆腐脑。午饭后,她带我在村 子里到处逛, 逛累了就带我回家 看电视。那是一台很小很小的电 视,阿太喜欢看言情剧,我不喜 欢看。于是我就把节目调成我爱 看的《西游记》《三国演义》。阿 太倒也无所谓,我看电视,她看 着我。我饿了,她就给我拿零 食;我热了,她就为我摇扇子。 摇着摇着,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我看着眼前的红烧肉,虽然 诱人,但我迟迟无法动筷。突然 好想回到那个傍晚, 想就着那块 皱巴巴的肉多吃一碗饭,想再和

带我去养老院看望阿太。阿太的 性格比较孤僻, 离开住了一辈子 的小木屋后,无论在哪生活都无 法适应。其间辗转了多家养老 院,父亲也被累得够呛。有时候

工赔不是。

心"这些毫无意义的话。

阿太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幼儿园之前的事我都记不得

她拥抱一会。

多练,母亲刚上手时,一撕乌贼 的眼睛手就抖,轻了,撕不开; 重了,怕撕裂了整只乌贼,如此 战战兢兢,很难不落在别人后 头。但她从未想过糊弄了事,观 察人家熟练工的手法,边琢磨边 练,母亲想的是,生手做得慢正 常,不能光惦记工钱,但若做得 差就让人看不起了,搞不好还会 被辞退。从实践中,母亲慢慢总 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一 撕,一挑,一抹,轻巧而快速, 自然而然,她便从一群翻鲞工中

太阳落山,收工了,连鲞带 竹列子叠起,一层一层往上摞, 然后,从外围搭好棚,做成馒头 顶,棚用绳子绑起,固定。怕晚 上下雨,怕猫狗糟蹋,所有的鱼 鲞得收进棚里,水产公司的地界 上,到处是高耸的棚,那是鱼鲞 堆成的山。等收尾工作做得差不 多了,母亲方回家,拖着疲惫的 身体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家时, 星星已停在屋角欢迎她。翻鲞的 岁月里,母亲便是这般,日日天 黑时出门,天黑时进门。

直到水产公司解体,母亲才 能想到,后来的那么多年里,她

### 街角的栾树

■成桂平

街角有一排栾树, 西风起 时,树梢便挂起了一盏盏红色的 小灯笼。那些成串的果实,粉嫩 可爱, 在风中轻轻摇曳, 令人见 之难忘。

许多人误把它们当作栾树的 ——毕竟这样明媚,这样绚 烂,远远望去,灿若云霞。但其 实, 栾树的花细小而谦卑, 不如 红果那般夺目,却也自有态度: 它们盛放时团团簇簇,缀满高 枝,像是被揉碎的阳光,不经意 地洒在枝叶之间。看, 高大的树 冠上,一簇簇金黄的花朵绽放, 远远看去像给绿树戴了一顶金色 的王冠。微风拂过, 花瓣像雨点 般簌簌飘落,把道路都铺上了金 色。这个时候站在树下,任金色 的花瓣落在肩头,大概是秋日里 最惬意不过的时刻了。

栾树的花期很长,可以从8月 直持续到10月。当满树的小黄 花谢幕之后,栾树果实逐渐膨大 成熟,外层的三片苞片由绿转 红,形似花瓣,成就了我们这段 时间常见的"红灯笼"。又因为每 棵树的花期都会有差别, 所以我 们可以同时看到开花和结果。于 是,夏末秋初,栾树呈现"绿 (叶)、黄(花)、红(果)"三色 共枝的独特景观。粉色的果实和 金色的花交相辉映, 就如它的花 一奇妙、震撼、绚烂的一生。

有时候我觉得,栾树像是一 个很有故事的人。它在春天里低 调地生长,积蓄力量。夏末时金 黄的花朵喷薄开放,那么热烈,

有一种奋不顾身的豪迈。你以为 它的生命力仅止于此? 它却在初 秋时结出比花还美的红色果实, 似火如霞,绚丽的色彩在一条大 路上蔓延开去,交织出一幅绝美 画卷。即便是冬天,它那粉红的 果实变为灰褐色,直至跌落,遒 劲的枝干仍在天空下勾勒出疏朗 风骨。季节流转的诗意在它身上 层层铺展、意味深长。

细数下来,不得不说,栾树 是被秋天钟爱的,在这个季节它 的存在感太强了, 花果争辉, 轻 而易举地抢占了人们的视线。它 们用一场盛大的色彩变奏,宣告 夏天的炎热就要过去,一个多姿 多彩的秋,由此拉开了序幕。

早晨我去上班时,会路过这 一排栾树。这个时候天空透亮, 空气清新,清爽的、充满朝气的 阳光从东边穿越,越过高楼,把 树梢照得熠熠生辉,整排栾树透 着清晨的蓬勃与飒爽。到了傍晚 下班回来再相见时, 夕阳斜照 下, 栾树在斑驳光影中显得沉静 安详,路过的人若抬头,总会被 这份温柔与宁静击中, 心里的皱 褶被悄悄抚平。而我尤其喜欢它 们对温度、对阳光、对季节的感 知,不言不语,却心领神会,在 每个细微处悄然回应。

寒来暑往,时光匆匆,珍惜 每一次的相遇吧! 毕竟秋风中的 每一朵小黄花和每一盏小灯笼, 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信。如果你 收到了,请一定用心阅读,秋天 的浪漫和温柔就藏在其中。

#### 在天姥山夜饮 (外一首)

■方麒君

很高啊,海拔千米云雾可触 一甏土烧,被酿的时候没想过位高 权重

盏盏入喉,如瀑布潜渊 拖拽而下的还有肉身,坠于太虚失 却纪年

不知仰望或俯瞰,繁星深深浅浅 是在检阅谁的心事,或被批注梦境 三四人可遇,却与众生对话

层峦叠嶂的访谈录,有一页关于谢 灵运 有一页关于李白,有一页关于鲸歌 有一页关于猿啼,有一页关于蒸汽

机的鸣响 我的翻阅是翻越,是飞翔 直至手机叮咚视频电话,一个久违

的脸孔 隐约在余姚世南东路夜排档的喧嚣 把我锚在其中的一颗星星

送别:赠赟烨

白露时节,余姚依然炎热 季节嬗递的依恋,如离别的凝滞 光影斑驳的笔记与歌唱,缔结同窗 未来念及,或是三帧彩图插页

我见那层峦叠嶂,掩藏多少驿亭古道 我见那行行柳枝,在典籍里生长嫩芽 做一个湖畔的持斧者,劈柴、建屋 在故人眼里,谁都可能是远行的旅者

浙东运河上的船只,毕竟运送几多 眺望与茱萸

古往今来的流水,倒是载得动深秋 的雁鸣

嗯,就是这样 相逢的人,总有说珍重的时候

### 与大树拥抱

■童鸿杰

与一棵大树拥抱,最好是在 清晨。鸟儿在枝头欢唱,它们优雅 的歌声,带着无畏与自信,美丽与 端庄。又似乎在提醒我,早起的 人,无论体质和脾性,都会更加健

与一棵大树拥抱,也可以在 黄昏。四处漫游的小家伙,回到了 鸟巢,它们叽叽喳喳的,特别热 闹。有的好像在说,我今天飞到了 开阔的草地;有的好像在说,我今 天飞过了茂密的树林;还有的保 持沉默,可能它今天遇到了一只 凶猛的老鹰,又或者调皮的野猫。 幸好幸好,回家就好。

我曾在山中与一棵大树拥 抱。那是一棵巨大的松树,羽状的 枝干恣意伸展,气势非凡。而在它 的脚下,那些青苔互相依偎,和纤 细的松针、硕大的松果铺成了美 丽的地毯。后来,我把松果和松针 捡回家,得到了母亲的夸奖。

我也曾在水边与一棵大树拥 抱。那是一棵四明湖畔的水杉。当 我触摸它粗糙的纹理,闻到它淡 淡的香气,我想起老家院子里的 那棵杉树。它是我童年的伙伴,每 一根枝丫都好像藏着孔雀的羽 毛。春天时,它为庭院穿上华丽新 装;夏日里,它遮蔽烈日不辞辛 劳;秋天时,它又目送我离开故

乡,沿着河流奔向远方。 在一座古寺中,我曾与一棵 大树拥抱。那是一棵千年的旱柳, 树心虽已空,枝叶依然繁茂。神奇的 是,在空心处堆积泥土后,居然又长 出了一棵小树。这"树中树"的奇观, 让我仰望。仰望这沧桑的枝干和树 皮,抒写着生命的传奇。

我也曾经在高原上,与一棵大树 拥抱。那是举世无双的"中华版图 柏",这棵奇特的柏树,树冠剪影像极 了中国版图。远远望去,古树昂首挺 立,像雄鸡报晓,又像是丹青妙手正 以蓝天为纸,描绘着巍巍华夏的江山 万里。如此诗意,如此美丽。

在中华大地上,大树何其繁多。 今年夏天,我去了四川的九寨沟,看 到了很多的大树,云杉、红杉、油松、 橡树,它们在林间矗立,在山间起舞。 我看到很多人,在树林里停下了匆忙 的脚步。有的深深地呼吸,体验空气 的清新;有的静静地冥想,舒缓紧绷 的神经;还有的开始与大树互动,做 起了伸展操;当然,也有人和我一样, 张开双臂,与大树紧紧拥抱。

此刻,我最想拥抱的是一棵樟 树。几百年来,它矗立在一个小小的 村庄。村庄旁边,有汩汩的江水流 淌。每当夏夜,江风扑面,樟树下 总有许多人围坐一旁。他们吹着晚 风,聊着家常,时不时大声欢笑。 欢笑声中, 萤火虫开始聚集, 它们 像点点的繁星,扑闪着眼睛。繁星 之下,一个宽厚的身影将一个男孩 轻轻抱起。朦胧之中,那个男孩感 受到了树干的伸展,也感受到了枝叶 的颤动。

# 母亲的翻鲞岁月

南北古街长

母亲自十六岁加入青年突击 队,种豌豆、小麦、棉花,加高 海塘,干得最多的,是到水产公 司翻鲞。从家里步行到水产公司 需一个多小时,每天凌晨四点不 到,母亲就得起床,洗漱、吃早 饭后,天蒙蒙亮便出发了。

到水产公司,不容有喘气工 夫,母亲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晒 鲞翻鲞中。先两人一组,搬开叠 如小山的竹列子, 齐齐整整铺开 于地,每张之间留出适当的空 位,便于翻鲞。而后,抬出大木 桶,刚剖好的鱼鲞一一摆上去, 湿漉漉的鲞"滴答答"往下沥 水, 地面跟下过雨似的, 不过, 天上那个火球一露脸,顷刻就烤 干了。浓烈的鲜腥气味弥漫起 来,简直跋扈,岛上的人都能闻 到。多年以后,母亲还时常梦见 自己置身于晒鲞场,继而,被那 股冲天的鱼腥味熏醒。

头一遍晒鲞叫发水鲞,这个 "发"字传神,发扑克牌一样, 一爿一爿分配好。水鲞先晒背 面,待水沥干,也时近中午了,

就得翻面。母亲将两根长又粗的 辫子左右交叉垂到前面,或者直 接拗短,这样弯下腰时辫子就不 会捣乱了,再头戴大凉帽,脖子 搭湿毛巾,可随时擦汗。组长哨 子一吹,母亲迅速走进一眼望不 到头的鲞世界,阳光酷烈,大片 鱼鲞反射出银色的光芒,让人睁 不开眼。母亲的心里眼里只剩下 鱼鲞,低头,弯腰,一爿爿翻过 去,翻完一张张竹列子,翻完一 张张竹地垫, 耳朵里只有脚步声 和翻鲞声,时而杂乱,时而齐 整。从这一头望去,人像是"嗖 地"滑进去的,很快就滑得越来 越远,越来越小。太阳卖力掠夺 鱼鲞的水分,也卖力掠夺人体的 水分, 汗液流进眼里, 滑到脖子 上,后颈跟脊背像有滚水泼过一 样,灼热难当,嘴、鼻、喉咙干 得冒火,原本凉湿的毛巾成了热 烘烘的围巾, 母亲顾不得这些, 只管向前翻,向前翻……偶尔, 眼睛一花,鱼鲞仿佛都游动了起 来,激起的小碎浪飞溅如雨。

半天下来,大家都如干渴的

植物, 蔫头耷脑, 急需水分滋 养。不讲究,舀起冷水就喝,母 亲有时将水倒进饭盒里,搅一下 米饭,蹲在地上吃。在水产公 司,这算是轻松时刻,边吃边 聊,吃完,若有时间,还可以靠 着墙打个盹。人多,母亲眯不 着,她去洗搭脖子的毛巾,擦脸 擦脖子,身上衣裤若发现有脏 渍,也一起搓干净了,当然还要 顺便洗饭盒,动作得利索,否则 哨子一响,下午翻鲞开始,难免 手忙脚乱。翻鲞可是争分夺秒的 事,哪肯比别人慢半步。 乌贼鲞除了翻,还要"做乌

易国庆 摄

贼头"。乌贼鲞经大半天的翻晒, 身体部分干得较匀称, 暂不用 管, 唯独头部, 需要着重"做" 一下——乌贼的两只眼睛充盈了 水,得用手撕开,让水流出,乌 贼需要一条条分开,整理好,这 样晒干了模样才好,模样好更值 钱。因为工钱是计件制,总有人 贪快,偷了懒,随便捏一下完 事,被发现了是要罚款的。这动 作不难,但要做得快而好,唯有

脱颖而出了。

彻底卸去了翻鲞工的身份。母亲 感慨, 在她最好的年华里, 大把 的时间都用来陪鱼鲞、翻鱼鲞 了,那时觉得苦和无聊,要不是 看在钱的分上,谁愿意干呢?哪 会如此怀念那段翻鲞岁月。